

潜伏在文博圈的技能高手

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不经意间成了网红，让大众突然了解到，每一件文物华美亮相的背后，原来都需要一群高水平的工匠来精心地修复和呵护。

事实是，在首都北京，的确存在这样一群人，他们也许不能在故宫那样高大上的地方工作，但他们也如同故宫的大匠那样只能默默无闻、成年累月地只和古物打交道。他们掌握着当代最先进的精密科技，同时又具备渊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他们的工作远远没有大众理解的那么光鲜和轻松，他们日常要面对的往往是极为枯燥的极为单调的重复劳动。“化腐朽为神奇”，是他们最大的本事，“不吭气儿”是他们最基本的风格。本报记者近日深入到这个群体当中，为您近距离解密这些隐藏在璀璨文物背后的大工匠和技能高手——

冯艳

首都保护科技与
传统技艺研究部文物修复师

精心呵护 助文物重放光彩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密码：

坐得住，静下心

冯艳是首都博物馆保护科技与传统技艺研究部的一名文物修复师，80后的她却是修复师中的一位“老兵”，今年是她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第15个年头。“修瓷器没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我在修复每件藏品时，都感觉是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文博工匠，责任重大。”

说到修文物，冯艳坦言自己是“半路出家”。2003年首都博物馆要建新馆，机缘巧合，她走进当时博物馆的文保修复中心，自此开启文博工匠的“旅程”。“在首都博物馆修复技艺的传承还是遵循着老带新，有幸的是，最早带我学习的是国家级古陶修复技艺传承人蒋道银先生的学生吕淑玲老师。她也是馆里培养的第一代古陶瓷修复技艺师。”

虽然遇到了一位大师传授自己修复技艺，但是冯艳也没有放松自己的知识积累和业务磨炼。“陶瓷类文物常规修复步骤包括清洗、粘接、补配、打磨、复色。听起来只有十个字，但是要做到精准地完成修复，就需要修复师对于每个步骤的掌握度。”

冯艳回忆，刚进入文物修复这行时，自己也经历过从生手到熟手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没有捷径可以走，就是要静下心来，多练。”为了掌握粘接的修复步骤，冯艳到超市买来不少新的瓷盘、瓷碗，在家没事就砸，就摔。从开始只摔碎一个瓷器开始练习，到后来多个瓷器同时摔碎混杂在一起练习。

刘乃涛

市文物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

16年抢救性发掘文物 练就“透物见人”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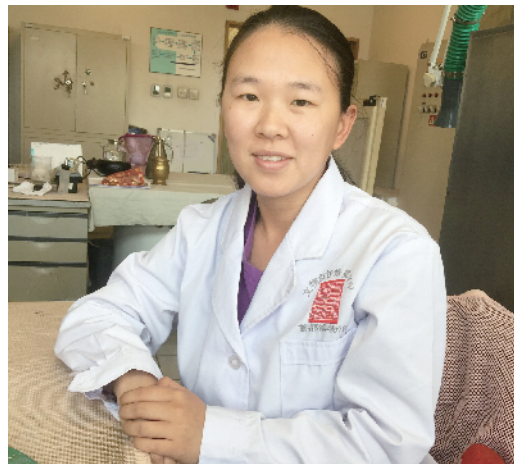
■密码：

见微知著，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算起来，2002年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刘乃涛已经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工作16年时间里了，如今任职文物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考古工作很神奇，通过地下发掘的某件器物，就能分析出历史上人们的生活、生产、技术，甚至社会制度等等。”说起自己的工作，刘乃涛滔滔不绝。他告诉记者，对于这种“透物见人”的本领，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就的。

考古是一门实践的学科，考古的方法和规则必须从野外工作的实践中掌握和实践，所以对于一名考古工作者来说，常年野外作业自然是家常便饭。刘乃涛说，工作状态有些苦闷，但人类对于过去历史有着天然的好奇心，“考古工作就是以它的严谨性和系统性，来追寻古代遗存的蛛丝马迹，将它复原成古代历史图景，这个考古发现、探索的过程本身就充满着乐趣。”

刘乃涛向记者讲述了他主持参与的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考古工作的故事，那是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大庄科矿冶遗址是一处辽代冶铁遗址，2011年由当地村民发现的，接到上报信息后，我们很快就开始了发掘工作。”刘乃涛还清晰地记得一层层揭开古迹面纱的过程。都说考古工作是沉闷枯燥的，但对于刘乃涛来说，每一天的新发现都充满惊喜。“就拿现场发现的一个黑色炉渣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形态、结构等，分析出当时的冶炼水平；可以通过炉渣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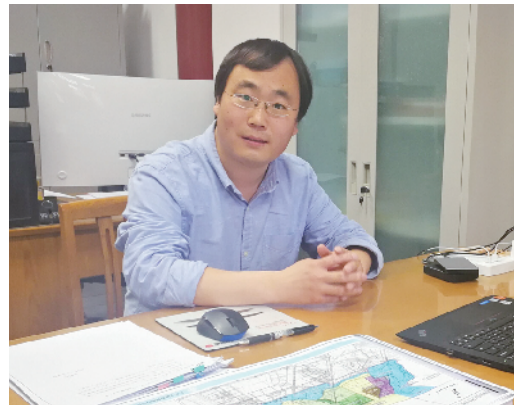


经过一段时间摔、粘的练习后，冯艳逐渐掌握了陶瓷文物修复粘接的步骤。

“其实，每个修复步骤要想顺利完成，都要求修复师要认真、仔细。”刻苦的练习，也让冯艳很快掌握了修复的技艺，不久后她迎来了第一次“小考”。“我修复的第一件文物是一件白瓷盘。”冯艳说，“这件文物通体都是乳白色的，这种单色其实修复起来更有难度。”冯艳回忆，“粘接时，决不能心急。最忌讳的就是返工，这会造成对文物的二次伤害。修复完时，我的心情很激动。记得它放到展厅展览时，我有空就会去看，特有成就感。”

“修复师就是踏踏实实，要坐得住、静下心。”采访中，冯艳总把这几个字挂在嘴边。她介绍，与其他质地的文物相比，她所在的古陶瓷组在修复过程中最怕听见有任何的响声。“生怕有一点点的动静和误差。因为每一声陶瓷器磕碰摩擦的声音，都表示着一次修复中的失误。所以就是要坐得住，静下心，才能顺利完成修复。”

近年来，这位文物修复岗位的老兵，一直保持着最初入行时的敬业心，踏实地完成着每件文物的修复工作。她也完成了包括馆藏淡青地青花双耳大地瓶、北京郊区博物馆的陶瓷文物修复以及馆藏六件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我想我会继续在这行用工匠精神做指引，让每件文物重新焕发光彩。”冯艳说。



分，分析出这是一处冶铁工厂。”刘乃涛说。掀开大庄科100多平方公里矿冶遗址的神秘面纱用了四年的时间。直到2014年，基础考古工作才全面完成。

“如今，该项目的考古调查工作还在进行，对未知历史的探索，我们从未停止。”刘乃涛说，类似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考古工作这样具有重大价值的项目并不常见，他们大多数工作是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进行抢救性考古，在北京各大建筑工地正式作业前，开展探发掘工作，刘乃涛现在所负责的就是北京东部地区的基建考古工作。“这是一场与挖掘机‘赛跑’的考古任务。”刘乃涛告诉记者，大多数工程建设前的考古工作都是争分夺秒的，既要扎实做好文物发掘和保护，又不能影响工程进度。

据统计，仅仅在去年，刘乃涛带领团队就配合各类基本建设工程开展考古调查勘探82项，勘探总面积1087万平方米，出土文物共计4190件（套）。“这些数字背后，是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一年四季扎根在工地上，扎根于田野中，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的成果。”刘乃涛把这些古代遗迹称为“地书”，他们用“见微知著、透物见人”的本领，替古人说话，帮助人们了解历史，认识历史。

考古人的肩上担负着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重任，但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全民的事业，他期待更多的人投身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来，他也将坚守在考古工作第一线，实现职业追求的同时，承担起文化遗产守护的职责。